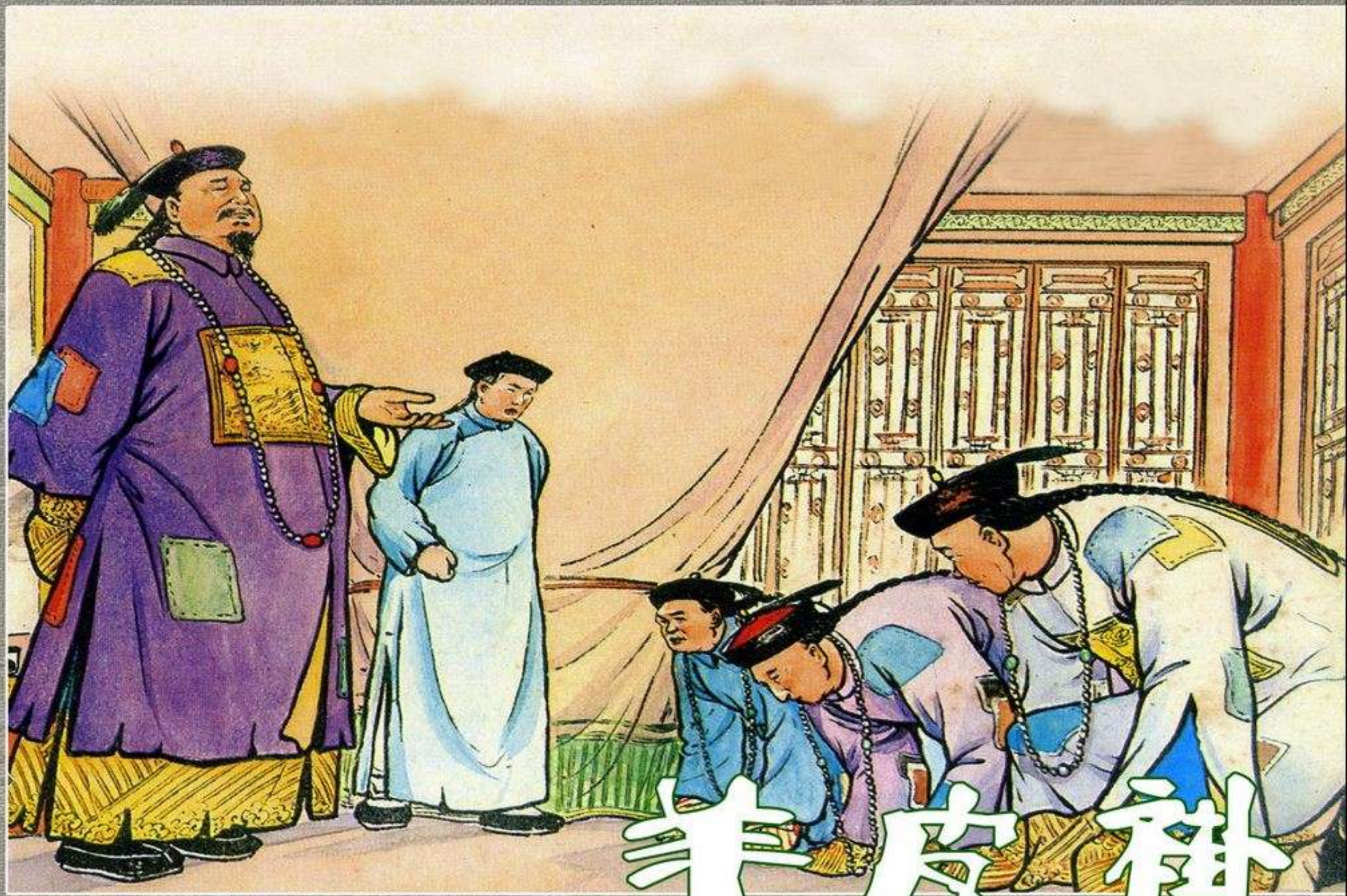


官場現形記

連環畫精選



羊皮褂

官场现形记

羊皮褂

编文：吴其柔

绘画：吕品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官场中更是丑恶百出。这个故事就是根据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中一节编绘的。

故事的主角是浙江省傅抚台。那时候做官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靠科举制度，八股取士，称之为正途；一种就是花钱去买官衔，称之为捐途。傅抚台本是正途出身，所以看不起捐途出身的官。他讲究清廉，笃信理教，所谓：非礼莫言，非礼莫视，非礼莫听。可是他一样要钱，一样荒淫无耻。全文通过两个捐班道台黄三溜子和刘大傍子求职的经过和羊皮褂事件，揭了傅抚台的假面具，暴露了他惧外、媚外、装腔作势的丑态。

傅理堂在翰林院做了好幾年的京官，總算盼到了外放爲浙江省撫臺。他帶了姨太太、小少爺，前往杭州上任。同行的師爺問起他所了解的浙江情形，他回答了八個字：官場浮華，官吏貪污。



到了杭州，各官接到消息，都到城外迎接。傅撫臺穿着破舊袍套，挂了木頭朝珠。各官見了，都覺得很奇怪。



一到衙門，傅撫臺第一樁事是親自擬定了一道通告，着人貼在官廳上。大意說：浙江的風氣壞，皆因做官的人出身雜；以後凡用錢捐得的官，要經過考試才錄用。又要大家力求節儉，倘有貪污，一定嚴辦。



第二天，各官到衙門來，看見了通告也不在意，以為大凡新到任的總免不了要來這一套。



等到傳見，茶房端上茶來，撫臺一看就罵茶房糟蹋茶葉。各官見了，個個都呆住了。

我每天和你們說，祇要泡一碗茶滷，滲點開水就行。這樣下去，怕喝茶葉就要喝窮了。



撫臺罵過茶房後，又把自己戴的帽子取下來，指着說：「兄弟這頂帽子就足足帶了三十年。可恨有些人，一天到晚就講究吃穿，不管政事，這些錢從哪裏來呢？還不是敲詐老百姓的！」



接着，他就大談其理學來了。來稟見的官員當中有科甲出身的，也有捐班出身的。那些捐班的人聽了撫臺的話，羞得無地自容。

孔子說：“節用而愛人。”可見儉樸乃美德，沒有德行的人，是斷斷不肯節省的。兄弟這些話，祇有同讀書人講，那些捐納官的人恐怕聽也聽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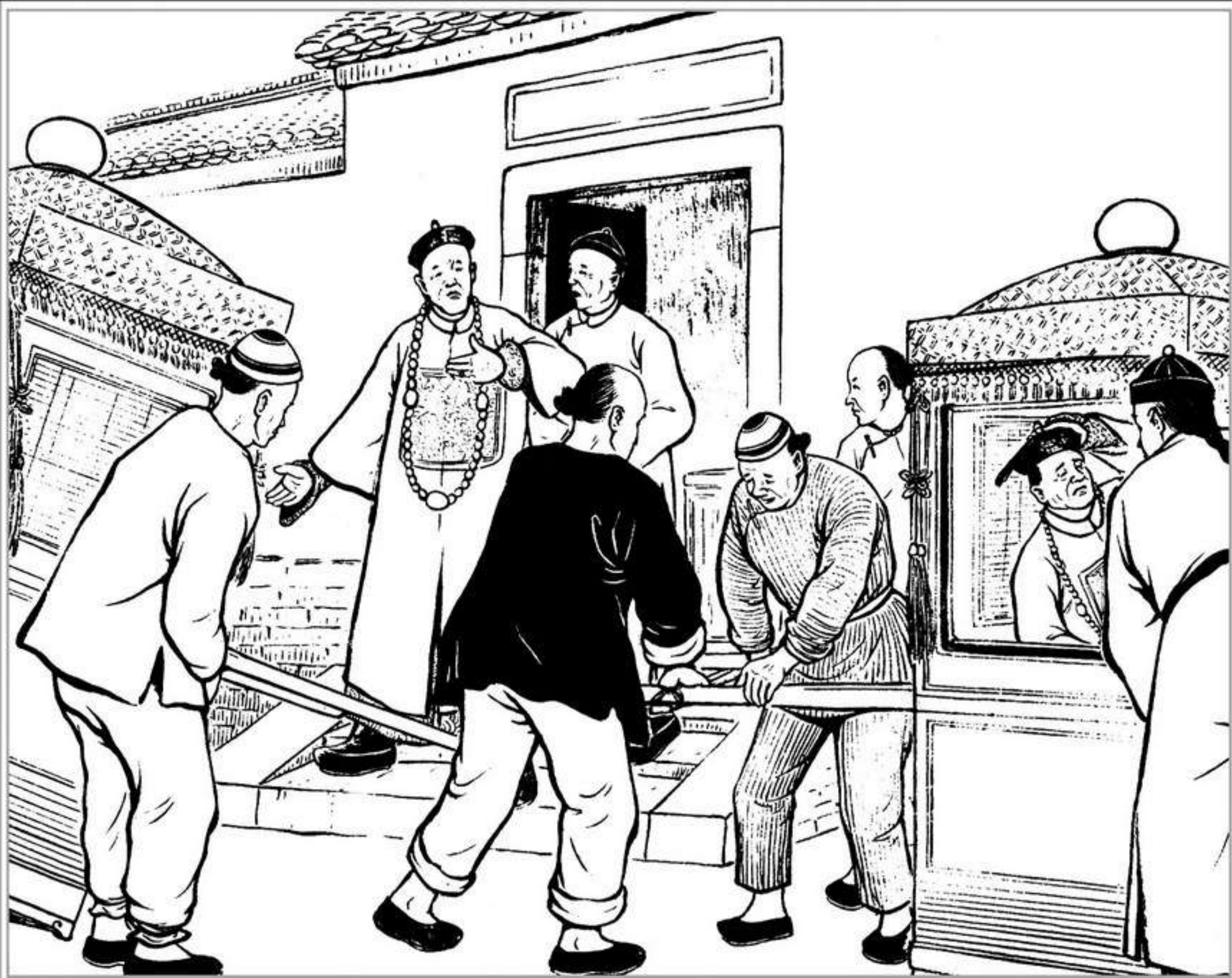
沒有多久，撫臺又把錢塘、仁和的知縣傳來，囑咐他們自撫院起一直到司道衙門，今後不許辦差；凡遇年節生日，不準送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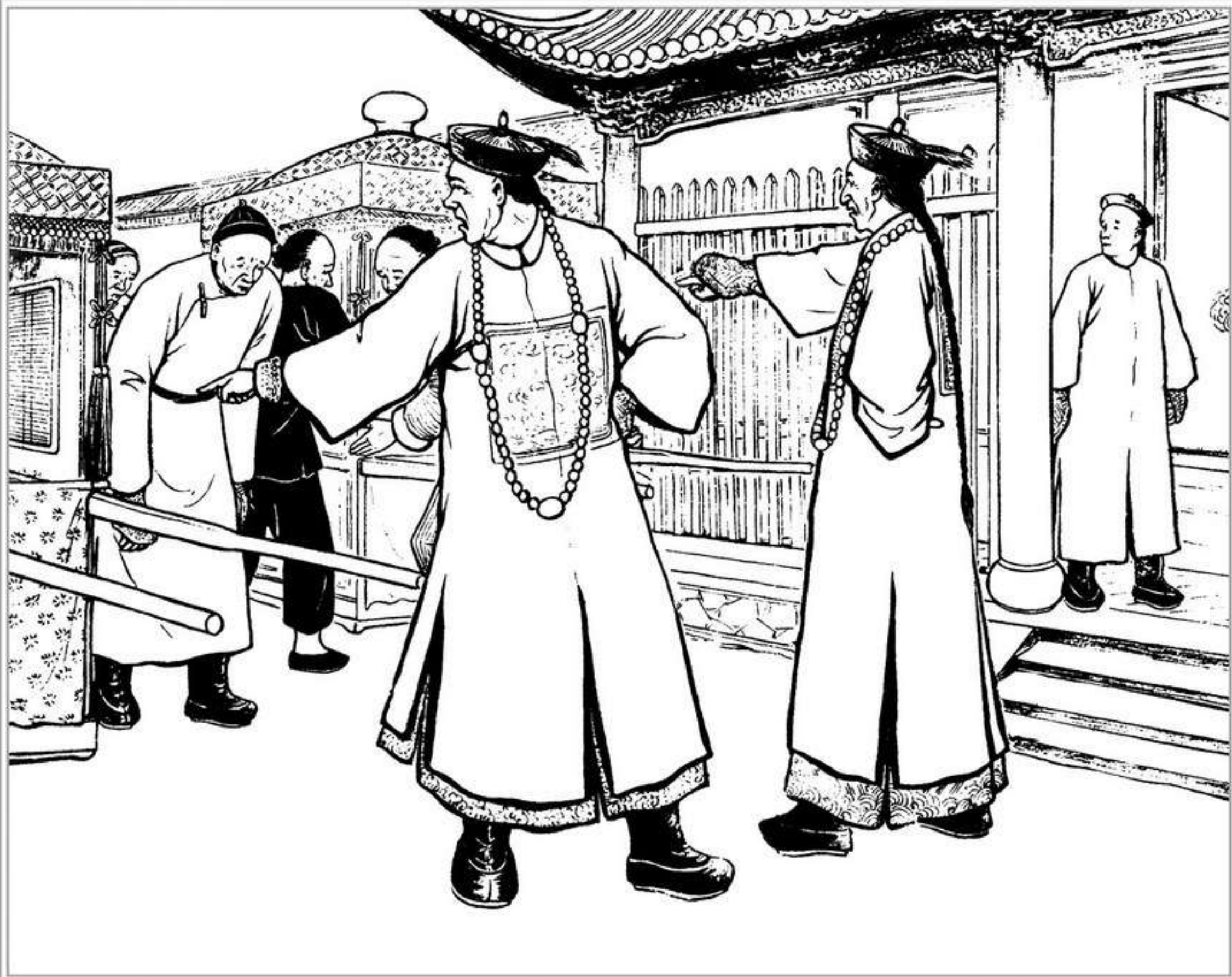
且說捐班候補道中，有個鹽商綽號黃三溜子，還有個官家子弟綽號劉大倖子的，帶了家人，新近由家鄉揚州結伴來到杭州報到，兩人約好，明日一早一同到衙門去稟見。



他倆因初次到省，不曉得撫臺的脾氣。這一天穿了嶄新的袍套，戴了翠翎管、金鋼鑽戒指，腰裏挂着打簧金表。兩人又都是大烟癮，好不容易起了個大早，坐着大轎而來。



到了衙門，誰知那些司道早已傳見，他倆便發脾氣，罵跟班不早叫；又嫌轎夫走得慢，定要拿片子送他們到縣裏去。罵來罵去，罵個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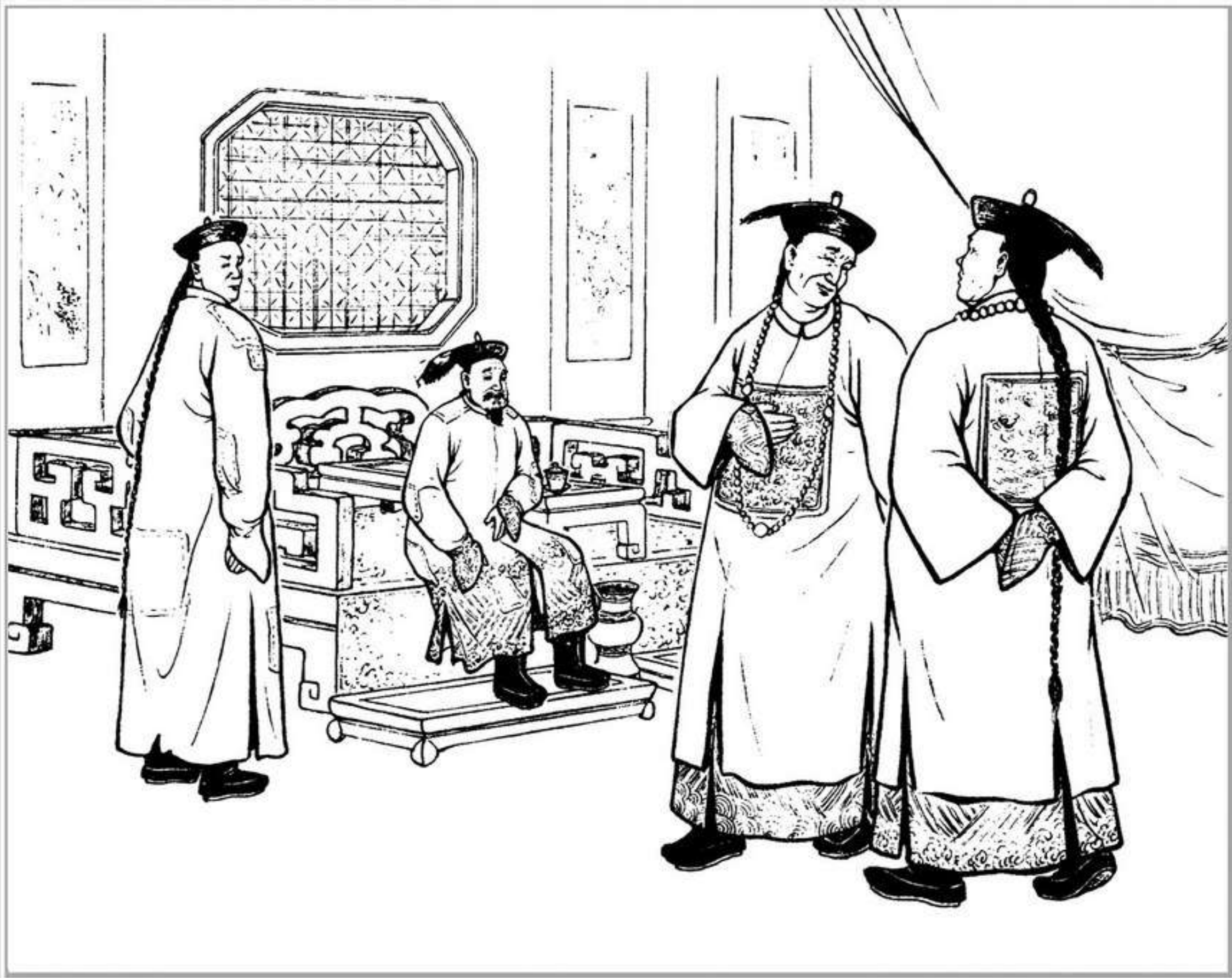
他倆因起得早，烟癮沒過足，心頭已是煩躁；再聽說新任撫臺很嚴，下屬常常要碰釘子，更是不自在。祇得一面不住地吃水烟，一面背着昨晚預備好的怎樣回撫臺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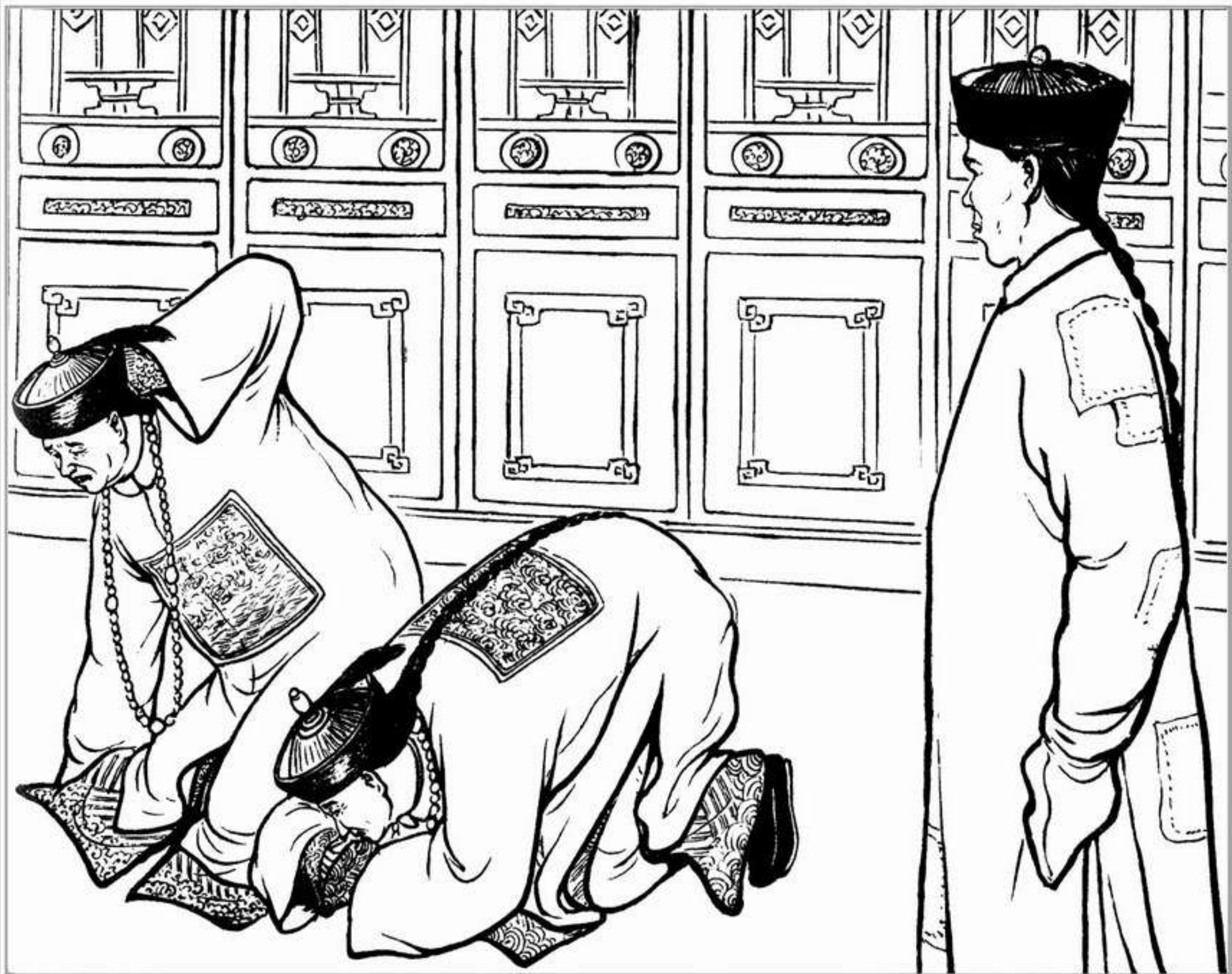
正在緊張的時候，撫臺着人傳見。兩人便一前一後地跟了進去。



走進花廳，因為撫臺穿得破舊，他倆也不知道上面坐的就是大人，還呆呆地站在一旁等候。



還是劉大倚子機警，悄悄問撫臺的跟班，才知他就是撫臺，連忙跪下磕頭。黃三溜子也吃了一驚，馬上也跪下去。



撫臺見兩人都穿得闊氣，心裏很不樂意，就不開口。劉大倚子本是官家子弟，知道官場規矩，大人不說，不能開口；黃三溜子哪裏知道這些，就竭力尋話來應酬撫臺。



撫臺一看，就知道他倆的官是買來的，有心要捉弄他們，就叫跟班的捧出筆硯，要他們開出履歷來。

兄弟記性不好，請兩位老兄將履歷開來，免得我忘記。



黃三溜子根本不識字，一聽急了，祇得推說手痛，不能寫。劉大倚子因為練寫過履歷，便想賣弄一下自己的才學。

大人，我因路上吹了風，手非常痛，不能提筆，還是請這位劉大哥寫吧。



劉大倖子蘸了一筆濃濃的墨，鋪開紙就寫將起來。起初還好，等寫到鹽商的鹽字，不知道中間一個「鹵」究竟有幾點，點來點去，一連點了十幾點，越點越不像，急得滿頭大汗。



撫臺一看劉大伶子寫的，還算清楚，祇有兩個錯字，一個是二品頂戴的「戴」字，寫成「載」字；一個就是鹽商的「鹽」字，不曉得像個什麼字，就有意取笑他。



撫臺見他倆烟容滿面，無話可說，便端茶送客。劉大倖子連忙起身告辭，黃三溜子還想坐一會，但見撫臺已經站起身，才跟着劉大倖子走出來。



他倆走到外面，依着黃三溜子的意思，先到館子裏吃一頓，再去游西湖。劉大倚子因見撫臺臉色不好，心裏着實擔心，便不肯去。

劉大哥，我們先去吃一頓，再游西湖，如何？

不用啦，還是回去過癮要緊！



當天下午，劉大倚子接到他一個在藩臺那裏做師爺的娘舅來信，說撫臺對他倆很不滿意，想奏請朝廷，把他倆發回原籍。劉大倚子不由大驚。



劉大倂子決定去找娘舅想辦法。黃三溜子雖有錢，但無門路，急得抓耳搔腮，走投無路。



老兄，這要請
你幫幫忙了。

我自顧不暇，
哪能幫你的忙？

量。

黃三溜子情急智生，就把平日與自己往來的裕記票號二掌櫃的，找來商

兄弟的事要請
老兄多幫忙了。



二掌櫃的聽後，歪着頭想了一會說：「這事倒也不難，這位大人雖然講究清廉，但是千裏做官祇爲財，沒有人不要錢的。」他就叫黃三溜子拿出一萬兩銀子來。

送他一萬兩銀子，
如果收了，你的事就
沒問題。



臨走，二掌櫃的又向黃三溜子要五千兩銀子作開銷，黃三溜子嫌多，講來講去，給了他三千兩。

太多，太多，我捐這官也不過八千兩，這樣一來倒要一萬五千兩，不行。

閻王好見，小鬼難當，至少要五千兩銀子開銷，否則怕連這一萬兩也送不進呢。



當晚二掌櫃的找了撫臺的心腹管家湯升。兩人談了一會，漸漸地談入正題。湯升一聽，就假意不肯接受。



這事可不是玩的，
大人知道了，我的腦
袋就要搬家了。

二掌櫃的也曉得湯升的意思，一定要有好處，銀子才肯遞進去，就從腰裏掏出二千兩銀票來。

這一點小意思，請老兄代為開銷，事成後，再來感謝。



招呼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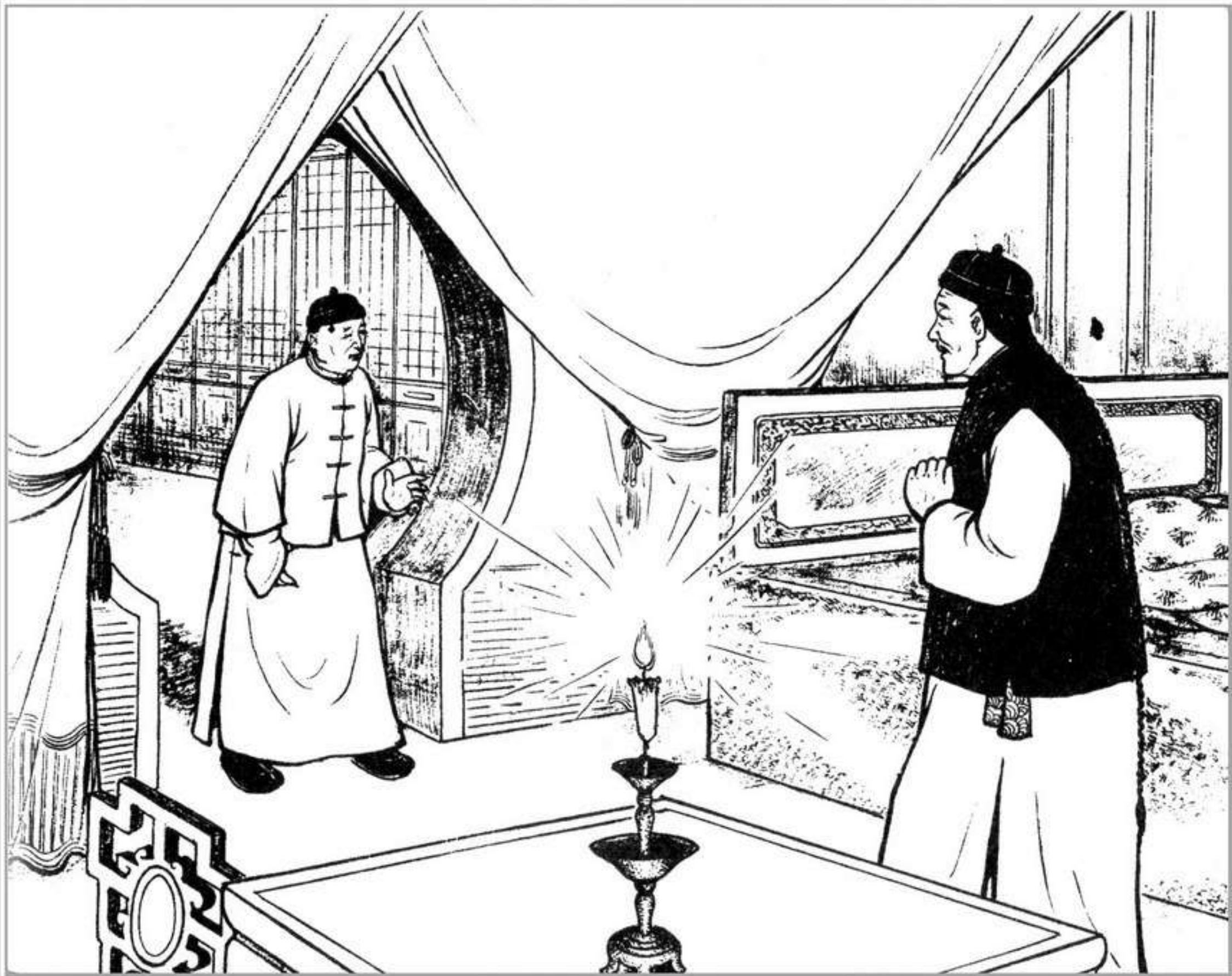
湯升一面接過銀子，一面連說：「自家人，何必客氣。」臨了又細細地

多承關照，
多承關照！

我們大人是清廉的，向
來不要錢，但是黃老爺的
好意，也不便推却，不如
就說送姨太太和小少爺吧！



不多一會兒，湯升來告訴二掌櫃的說：「明日請黃老爺穿一身破舊袍套來，一定有好消息。」



回到店裏，祇見黃三溜子已坐在那裏等候消息。二掌櫃的就把經過情況說了一遍。黃三溜子一聽要穿舊衣，就不住地皺眉頭。



管家的勸黃三溜子到估衣鋪裏去買一套。黃三溜子嫌那裏的齷齪，二掌櫃的就說：「老爺不嫌，我倒有一身舊的，可以奉借。」說着，就開箱子取了出來。

一套衣服算得了什麼？你就是一年到頭穿我的，也無所謂。

我這副行頭還是先祖創的，拜年，敬財神，出外應酬都穿它。將來黃老爺高升，少不得要賠我一套新的。



當晚劉大倖子也回來了，大家互問事情進行得如何。黃三溜子祇說托人說項，不提行賄一事。兩人約好明日一早再去稟見。



我已托家舅轉托藩臺代為吹噓，大概無問題。

老兄，進行得如何呢？

第二天一早，兩人穿了極舊的袍套來到撫臺衙門。祇見各位司道穿了素服，不釘補服，不挂朝珠，方才知今天是先皇的忌辰，要想回去換衣服，也來不及了。



黃三溜子急得喊管家，偏偏管家不在跟前，把他急得剝着腳亂罵。兩旁司道看了，不覺好笑。



罵了一會，管家來了，黃三溜子不由分說，上去就兩個耳刮子。管家不服，黃三溜子就要送他到仁和縣打屁股。

混帳東西，還敢
強嘴，送你到仁和
縣去！



劉大倚子見他們兩人相持不下，有失體統，就上來勸解。不料黃三溜子借的衣服太不牢，「呼啦」一聲，早撕了一條大縫。管家乘機一溜烟跑了。

黃兄，不用生氣，等稟見後再辦他的罪不遲！



這時撫臺傳見，劉大倖子見管家還未來，一時情急，將外套反穿了跟着衆人進去。黃三溜子祇好學樣，雖然他的袖子已破，晃晃蕩蕩的，但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撫臺有心留意他們，見果然穿得破舊，就故意當衆人面說他倆勇于改過。黃三溜子聽不懂撫臺的話，私下拉拉劉大倌子的袖子，劉大倌子也不理他，把他急壞了。

人孰無過，你兩位老兄，
可謂善于補過的了！



撫臺又着實勉勵了他倆一番，叫他們從今以後都要像今天這樣節儉，才端茶送客。劉大倖子聽了汗流浹背；黃三溜子祇好裝作聽懂的樣子，一同告辭出來。

兩位老兄從今節儉，可嘉，不要私下又是一個樣子就好了。

是，是！



過了兩天，撫臺就去和藩臺說新來的兩位候補道，雖是捐班出身，但能勇于改過，決定破例給黃三溜子一個事情，獎勵獎勵，也好勸化別人。



尤其是黃道，渾身上下找不到一件新的，兄弟決定破格錄用，老兄以為如何？

是，是！

過了一天，黃三溜子接到撫臺的手札，叫他去辦營務處，把他喜得不知如何是好。連忙打點了五千兩銀子，再托二掌櫃的送進去。



這五千兩再托老兄遞去，以後還望撫臺大人多加照顧。

再說劉大倚子因差使沒着落，每天上衙門很是巴結。雖是冬天，撫臺不穿皮衣，他也祇好不穿。寒風吹來，凍得瑟瑟作抖。可是撫臺還是當眾奚落他，弄得他苦笑不得。

劉大哥，想你們老太爺做官，家裏也着實够用了。你又是嗜好的，何苦要出來吃苦呢？



劉大倖子無奈，祇好再找娘舅商量。娘舅勸他暫時忍耐再說。

我看這裏面不僅是穿破衣服，恐怕還有其他緣故吧？讓我去托托撫臺的管家湯升看。

聽說黃三溜子因為穿的破爛，故而委了營務處差使。



正月初二那一天，撫臺同兒子一道吃飯，過了好久，不見姨太太來，就很奇怪，又聽見上房裏有隱隱約約的哭罵聲，更加詫異。



家人都不敢言語，還是兒子嘴快，說了出來。撫臺一聽，也吃了一驚，但仍裝出一面孔正經的樣子，叫兒子不許瞎說。



小孩子不要胡說！

聽湯升說外面來了一個女的，帶了一個小孩，來找爸爸。媽媽聽了，就哭起來了。

撫臺大人也無心吃飯了，把湯升找來詢問。不防給姨太太聽見了，從裏面哭罵出來，又要找棍子來打兒子。



這還成什麼樣子，我們詩禮人家，不可以如此不講理！

老不死的，面子上假正經，到外面倒會騙人。你不要我們母子，我不如把兒子打死吧！



撫臺見姨太太鬧得太不像話，也動了真氣，就說：「小老婆這樣顛狂還了得？老太爺臨死時有過遺訓，小老婆不好，就要休……」還沒有說完，姨太太就狠狠地啐了他一臉口水。



開了。

正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撫臺的表嫂進來勸和，撫臺乘機帶着湯升離

表嫂來得正好，
請你勸勸她吧！



到了簽押房，撫臺仔細盤問湯升後，知道那女人無非要筆生活費，馬上定下心來。原來那女人正是撫臺八年前的相好，現在帶了兒子找上門來。

那女人說她是八年前在北京認得大人的，現在她母子的生活困難，要請大人給她一筆生活費，聽她口氣非六千銀子不可。



撫臺起初不肯承認，還要叫湯升把那女人送到錢塘縣去辦罪。後來湯升說那女人不怕吃官司，撫臺才真氣了起來。

好個潑辣女人，我老爺逢場作戲，和她混了幾天，現在她就賴到我身上來了。

小的也是這麼說，誰知那女人厲害，她還要到縣裏去告大人呢！



湯升聽了心裏暗暗好笑，立在一邊不敢開口。撫臺生了一會氣後，就叫湯升把那女人送縣，連嚇帶騙花兩個錢了事。原來他的用意是不肯掏腰包，想要知縣替他開銷。



你這人真糊塗，
爲什麼一定要老爺
掏腰包呢？

一樣給錢，
何必一定要讓
別人知道呢？

湯升至此方才明白，祇好走出來，心裏忍不住在罵：「這批做官的，真不要臉，自己做的事，却要別人出錢！」一面却在躊躇着，怎樣向錢塘縣知縣開口。



正在這時，劉大倚子的娘舅來找他。他不禁一樂。這人不是還托他替劉大倚子在撫臺前說好話的嗎？那女人要的錢，何不就叫劉大倚子拿出來，自己也好從中撈一票？



當時兩下一商量，湯升要劉大倚子拿出一萬兩銀子，保證他有個差使。娘舅滿心喜歡地和他告別。湯升從中得了四千兩銀子的好處，也很高興。



好，湯二爺，
就這麼說，明天
給你送銀票來。

娘舅因為和劉大倚子至親，不好多要，就說對方要一萬二千兩。劉大倚子心裏有點捨不得，娘舅就勸他還是答應了好。

機會難得，人家要走這位清官的門路還走不到呢！將來有了差使，還怕撈不回嗎？



湯升辦完了這件事，就去回復撫臺，撫臺很滿意。湯升趁機替劉大倚子求一份差使，撫臺答應了。

是啊，祇要錢不是我拿的就是了，但是不好和人多要，多要一個便是欺人，斷斷不可。

好在這錢也不是大人要的，不會壞了大人的清名。



轉眼到了元宵節，黃三溜子因為做了實缺官，很是高興，一連賭了好幾天，沒上衙門。管家要他早點回去休息，黃三溜子正在興頭上，哪裏肯聽。



忙什麼？我還要玩一夜。把我穿的衣服拿來，明天從這裏走好了。

請老爺早點回去休息，明天好上衙門。

管家不敢違拗，祇好去了。黃三溜子又重新賭起來。不多一會，已贏了好幾萬，面前的籌碼堆得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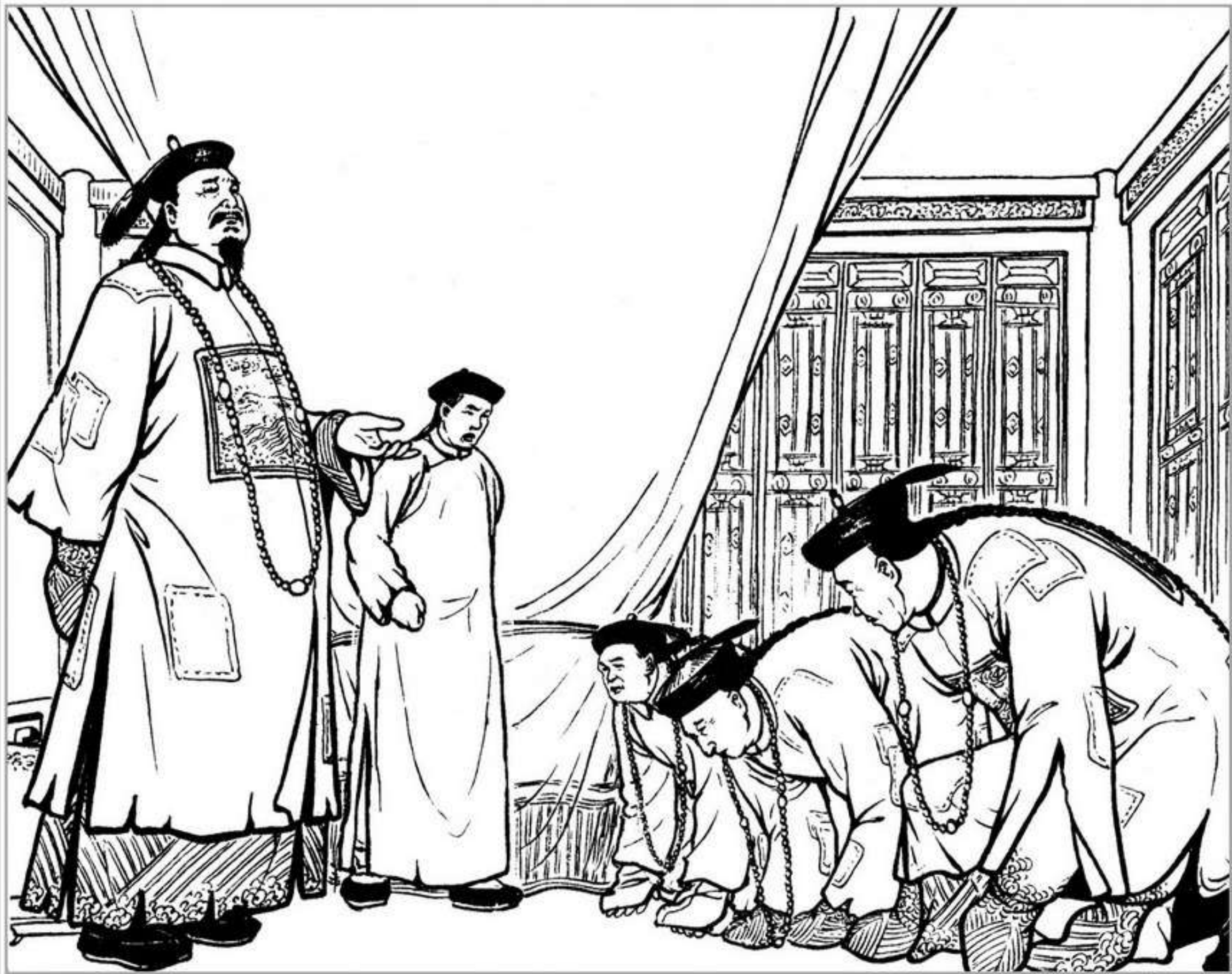
不覺東方發白，是上衙門的時候了。黃三溜子提議不必結帳，回來再賭，然後將籌碼裝在衣袋裏去上橋。

這是贏來的錢，今天拿着上院，是一點彩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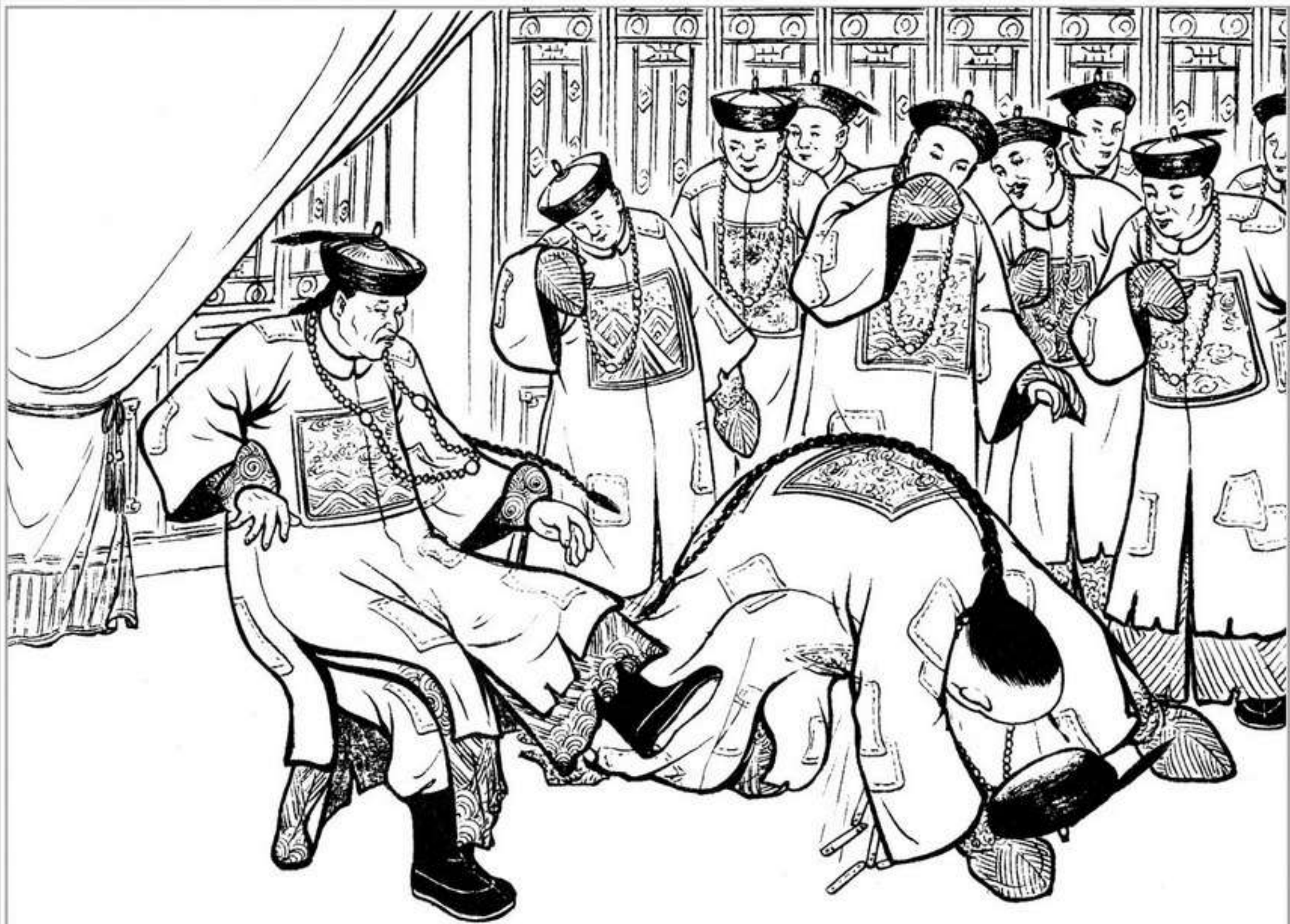
籌碼還是讓我拿吧，恐掉出來。



到了衙門，進入花廳。衆官依次向撫臺叩頭，黃三溜子也上前跪下去。



黃三溜子起身的時候，不料衣服被劉大倭子踩住，身子一歪，一個跟頭，連同劉大倭子，一齊跌倒在地。口袋裏的籌碼，早「嘩啦」一聲，散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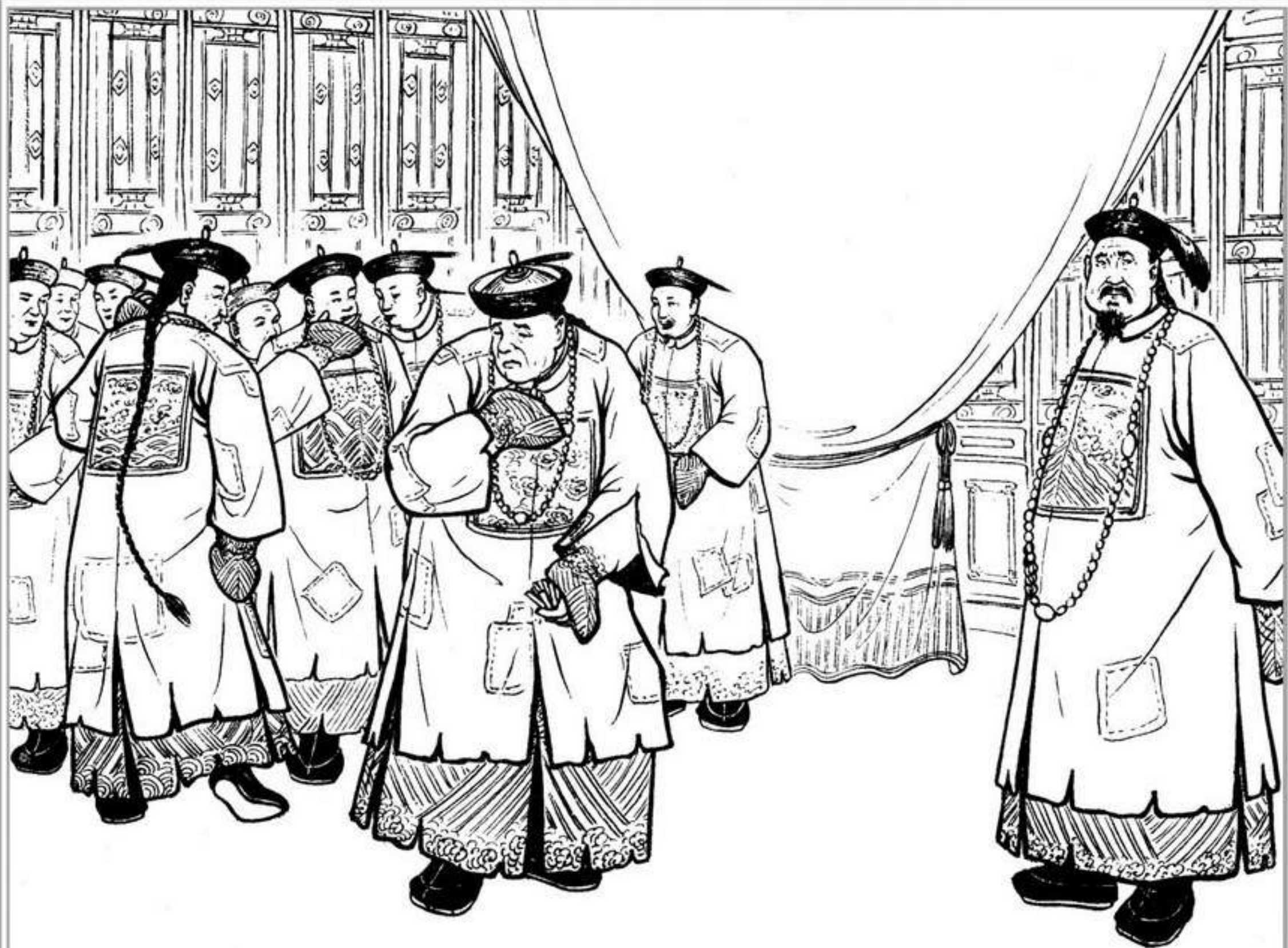


撫臺見兩人跌倒，又聽見「嘩啦」一聲，就喊手下人趕快把他們扶起來。黃三溜子急得用兩祇手在地下亂撿。

你們兩位
有什麼東西
掉了，還不
拾起來。



所幸籌碼落下的不多，黃三溜子拾起來握在手中，臉上不禁紅一陣白一陣。各官員看了，心中暗暗好笑。



黃三溜子正要歸座時，見一根抵一百兩的籌碼被撫臺的跟班拾去了，又不敢去要，祇好幹着兩眼瞪着他。撫臺也看見了，明知道這是黃三溜子幹的好事，本想發作兩句，轉念一想，就隱忍着不響。



等大家走後，撫臺就找跟班把那根籌碼要來，用封套封了。又讓湯升去送給黃三溜子，并叫他轉告：「下次不可這樣，再要這樣，就不能回護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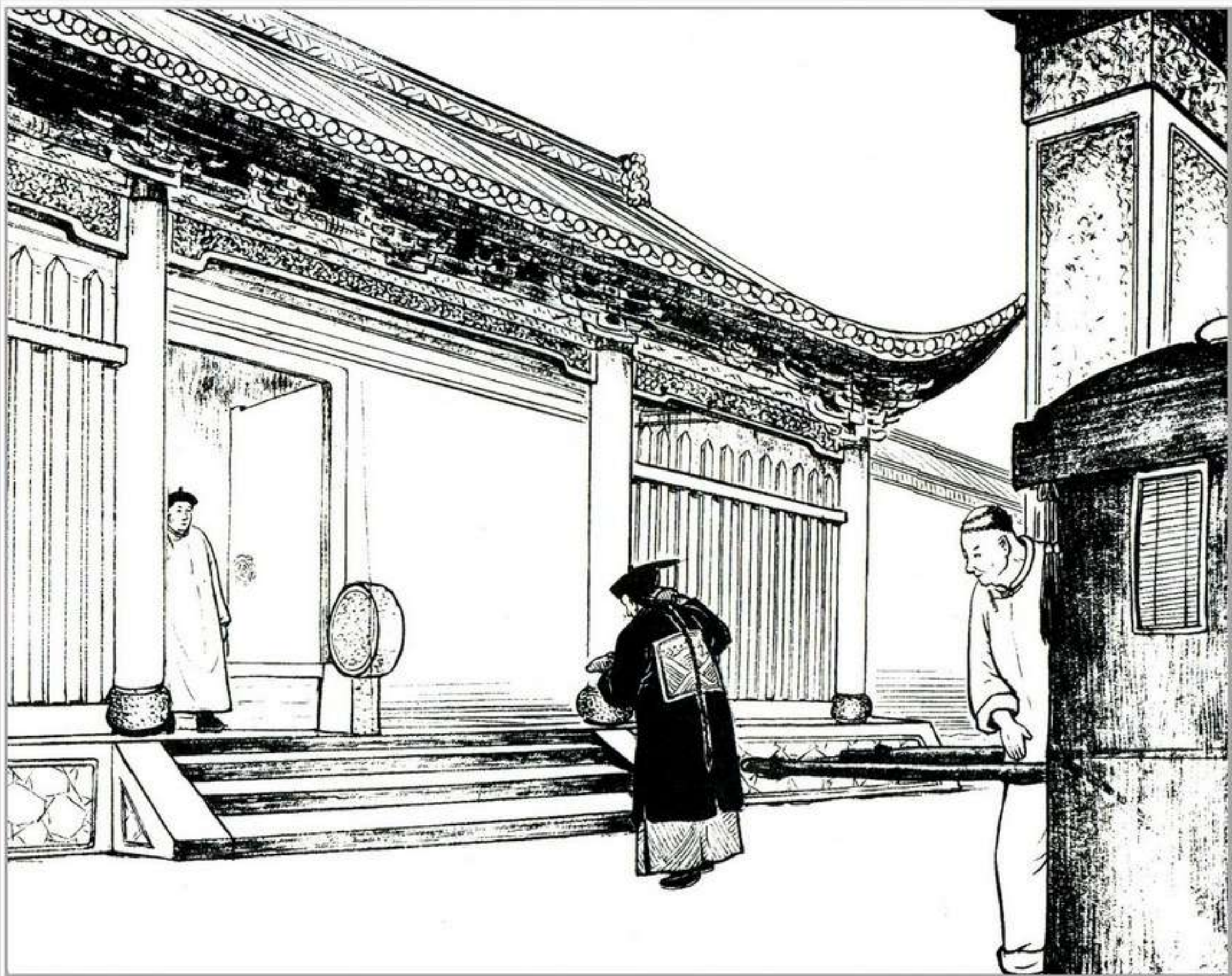
湯升找到黃三溜子，把封套送上，又把撫臺招呼的話說了一遍。黃三溜子本來十分擔憂，這才放心來，連忙拿了三千兩銀票，托湯升轉送撫臺，以表示心裏的感激。



這時有個處州府的知縣，穿着華麗的官服，因公到省。打聽得撫臺的脾氣，也趕到市上去買舊衣。誰知跑了整個杭州城的估衣鋪，却買不到一件，心裏非常着急。



他垂頭喪氣地走回來。要想找人去借一套吧，無奈沒有熟識朋友。他想了好久，硬了硬頭皮，穿着嶄新的袍套去見撫臺。



行過禮後，撫臺見他獨與眾不同，就板起面孔來發話：「兄弟定的章程，諒老兄也該曉得吧？」那知縣聽了，打了一躬，然後不慌不忙地說出一番話來。

大人的章程，我哪敢違背？無奈通城的舊衣都賣完，即使有，我也買不起。我這件衣服還是到任那年做的，要在別人早已穿舊了，因我特別愛惜，所以看起來還像新的一樣。



撫臺聽到這裏，無話可答。停了好久，才淡淡地說：「其實，舊衣服何必去買呢？朋友處皆一套穿穿不妨。」誰知這句話又引起那知縣的一番議論來。

朋友的衣服雖可以借，
但見大人時穿舊衣，背大人穿新衣，那便是欺騙大人的。我寧死不從。



撫臺聽了心裏暗暗思量，想不起這人到如此硬綳，說的話又句句在理，不好駁他，立刻滿臉堆着笑，把他稱贊了一番。

全浙江做官的人，都能像你老兄這樣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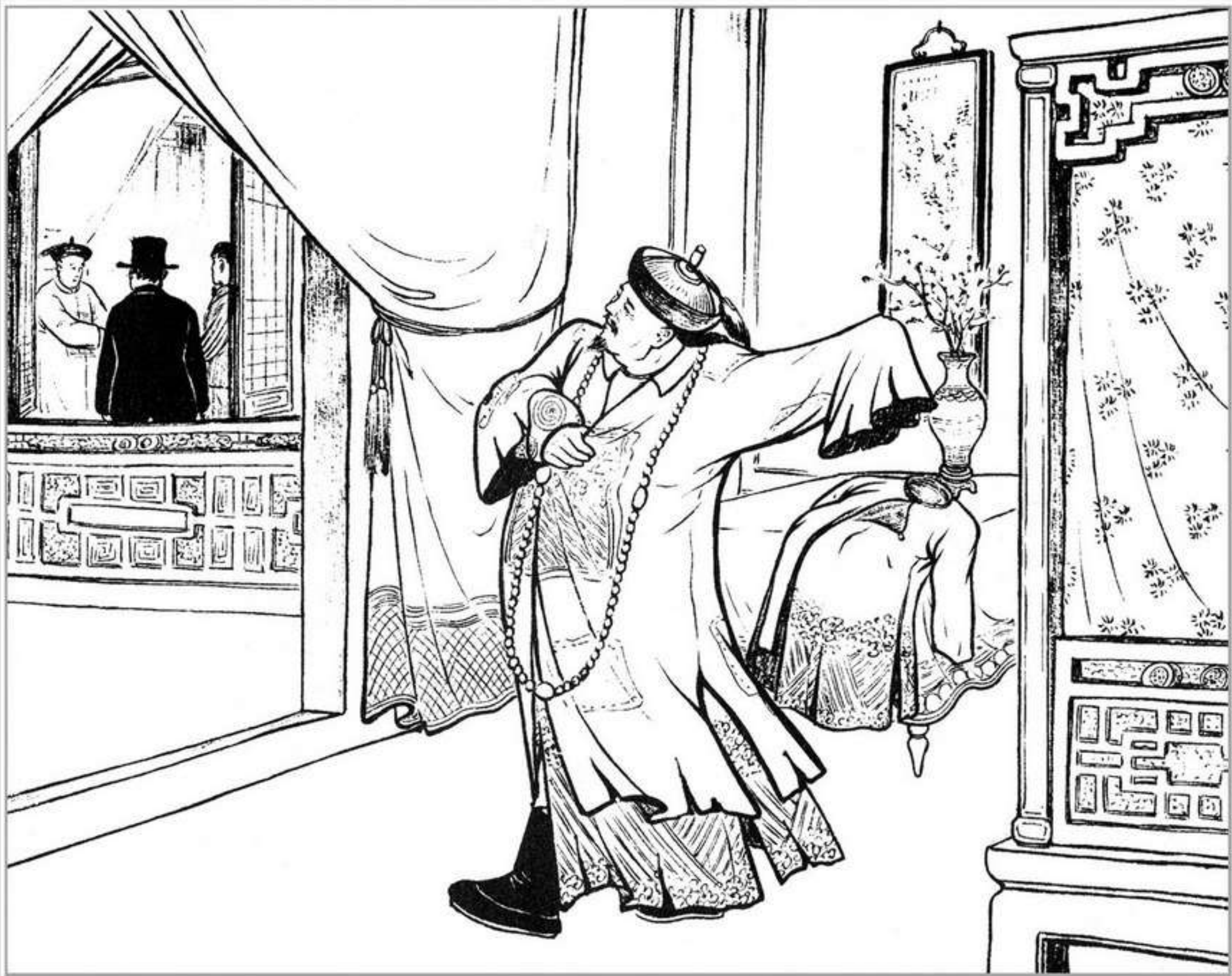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晨，手下人來報告：有個洋務局的老爺陪着一位洋人來見大人。撫臺正為鐵路借款的事要與洋商磋商，連忙着人去請。

快請到花廳裏去坐。



撫臺把平日的舊袍套、破靴穿起來，挂上木頭朝珠，來到花廳見客。



漸漸地談入正題。撫臺就向洋商愛爾登開口借款辦鐵路。愛爾登見撫臺穿的寒酸，就奚落他。



大人，愛爾登先生說大人做官，實在清廉。

兄弟做了幾十年的官，一個錢也沒有積下來。

大驚失色。

撫臺原想借此說明他做官清廉，不想洋商聽了以後，不肯借錢了。撫臺

回大人的話，愛爾登先生說，我國的官，都窮到這個地步，他們的錢要考慮考慮了。



去。

撫臺呆了很久，不得已辯解了一番。洋商聽了，方答應借款，告辭而

愛爾登先生說，
大人不說，他再
也不會明白的

這些官員們不是沒衣
穿，而是我主張節儉，
不要他們穿。下次你來，
包管另換一個樣兒。



洋商走後，撫臺悶悶不樂，既要遷就洋商，又爲了自己面子。第二日接見藩臺、臬臺時，就叫他們傳諭官員，衣着不可過于寒酸，細毛太貴，羊皮適中，最好制一身適中的羊皮褂子。

不瞞諸公說，兄弟祇有一件羊皮褂，穿得毛也沒有了，祇剩一個光板子。唉，兄弟這樣做官，總算對得起皇上了。



黃三溜子消息得的最早，搶着到街上買了一張羊皮。又把隔壁成衣鋪裏的衣匠喊來，連夜趕做了一件羊皮褂。



等到劉大倖子知道消息也趕到街上時，祇見一排大小羊皮鋪子擠滿了人，大家搶着買羊皮，羊皮的價格頓時飛漲。



劉大倖子急了，飛跑過去，見一個官員和掌櫃的在討價還價。掌櫃的要五十兩一張，那官員嫌貴。劉大倖子不由分說，就搶了那張羊皮，連說：『五十兩就五十兩，我要。』



掌櫃的恐怕兩人打起來，連忙勸開，一面說：「我不賣了，誰要買，拿六十兩銀子來。」劉大倚子一口答應，馬上交了銀子，拿了羊皮就走。那官員氣得眼睛翻白，無話可說。



褂。

劉大倖子滿心歡喜地拿了羊皮回來，叫管家的趕快去找衣匠來趕制皮



過了一會，管家的回來說所有的衣匠都被大官們請去了。劉大倚子急得没法，就和黃三溜子商量：等他的皮褂做好後，讓衣匠替他去趕做。



第二天，大小官員都穿了嶄新的羊皮褂神氣活現地上衙門來。撫臺看了也覺得比過去的確體面得多，但爲了挽回面子，就板起微紅的臉，幹咳了兩聲，說出一番話來。各官聽了都點頭稱「是」。



孔子說“中庸之道”，這句話一點也不錯，今天諸位這樣，也正合乎中庸之道。



庖場現形記 羊皮裙

编文：吴其柔

绘画：吕 品

责任编辑：陈元山 赵 麟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50 印张 1.76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7-5322-2503-8/J · 2382

每套(1-5) 定价：19.00 元

扫描：PCnow

制作 书趣、Lily、哈密瓜、
一针见血、小陆飞刀、
ymmt52、xuepeng、寻梦、
脑脑、英雄不论出处